

【文学研究】

# 明清小说对科举教育体系变迁的表现

王玉超, 刘明坤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科举选拔人才, 教育培养人才, 与科举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教育。明清教育的兴盛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科举, 人们的科举观念和态度, 在教育中有着相应的反映。明清教育体系, 从官学到私学, 从教育体制到教育主体无不表现出以科举为核心的各种状态。学校、私塾、书院原本相互补充的教育体系, 逐渐发展为秉持应考科举的同一理念, 各级教育的体制与实行形成了巨大反差。

**关键词:** 科举; 教育体系; 私塾; 学校; 书院; 明清小说

**中图分类号:** I2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2)04-0084-04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才, 它是科举遴选人才的基础和前提。明清时期的教育体系存在学校、私塾、书院三种类型, 它们的模式差别较大, 但同处于科举社会中, 都与科举保持了密切联系, 即使如吴宣德先生提出的, 明代地方科举的成就不一定与此地的学校或书院等教育形成比例, 教育与科举之间相互依存和促进的作用却不能否定。三种教育体系在明清科举的影响下, 逐渐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教育理念, 教育体系中的规制与教育主体也发生了变化, 这在明清小说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 一、各种类别教育体系的互补关系

明清教育体系可以分为学校、私塾、书院三种类型, 它们原本承担各自不同的教育职能, 教育的对象、理念、方法、程序相差甚多, 大体构成互补的关系。

明清学校存在四个级别, 即国子学、府学、州学和县学, 它们的课业内容及设置相差不多。明代国子学“分六堂以馆诸生, 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sup>[1]1676</sup>。清代国子学依承明制, 具体课业为《四书》、《五经》、《性理》、《通鉴》、《十三经》、《二十一史》诸书, 经史子集无所不学, 可谓涉猎广博。国子学以外的府、州、县学也如此, 礼、乐、射、御、书、数, 诸般科目十分详备, 明清学校教育不仅重在讲解经史, 以备科举选才之用, 更注重探本溯源, 以求人伦日用之理, 同时也重视务实治事, 律令、边防、水利、算法都有涉及。明清虽有“科举必由学校”之旨<sup>[1]1675</sup>, 但从学校教育来看, 学校并非完全以科举为中心, 明清学校设置的本意是秉承古制, 以培养人才为宗旨。

私塾由来已早, 《礼记·学记》中载: “古之教者, 家有塾, 党有庠, 述有序, 国有学。”<sup>[2]957</sup> 私塾与学校不同, 学校为官学, 私塾顾名思义, 是一种私学形式, 由家庭、宗族延请老师, 或由老师自己开馆授徒。明清小说中提及私塾者极多, 如《红楼梦》第七回写: “我们家却有个家塾, 合族中有不延师的便可入塾读书。”这里虽称家塾, 实际上是宗族延请老师一类, 同族中的孩童均可入塾读书。一般家塾是指请私塾先生到家中坐馆专门教读, 如《歧路灯》中为谭绍闻聘请塾师即是。另有私塾先生自己开馆一类, 《西湖二集》中写先生开设私塾, 招收学生, “贴于门首道: ‘某日开学, 经、蒙俱授。’”具体来讲, 私塾的教授内容有两种: 一是蒙学, 一是经学, 即《西湖二集》中所提到的。蒙学是一种启蒙教育, 针对刚刚入学的儿童, 主要是读书、识字, 明清时期的蒙学内容不外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经学私塾的学生年龄要相对大一些, 学习内容主要是古代书经, 重在讲解书经的句意

收稿日期: 2012-01-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清小说与科举”(11YJC751084)

作者简介: 王玉超(1982-), 女, 黑龙江双城人, 文学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和文意。

书院是另一种教育形式,起于唐,兴于宋,普及于明清,明清两朝差异较大。书院设立的本意是补学校教育之不足,多聘请硕儒,以明经行修、讲谈儒理为主,或作为各家学派的宣讲之所,如明代的理学、心学,清代的汉学。明初继承宋代风气,书院十分兴盛,教育形式和内容相较学校而言都比较自由,自悖于儒理的异端之说出现以后,书院便屡受限制,至万历年间遭到禁毁,《明史》有载:“万历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sup>[1266]</sup>东林之后,更是大受禁止。清代有鉴于此,在建朝初期就有限制,但如正音书院、汉学书院等仍未式微,施鸿保《闽杂记》记“正音书院”条云:“闽中各县,从前皆有正音书院,所以训习官音也。”<sup>[1267]</sup>清代这类研索考据、训诂的书院相对较多,并且书院中硕儒讲习之盛也为学士所慕,鄂尔泰在《紫阳书院志序》中云:“昔先大夫为大司成时,其同官者为鳞潭吴先生,先生故新安学者,每与先大夫升堂造士,以及燕闲谈论,一步趋语默,无不以紫阳为宗,当时国子监诸生固皆幸得两先生以为师,而国子两先生志同道合,甚相得也。”<sup>[1268]</sup>以上种种可见明清书院的大致情形。

从明清学校、私塾、书院三种教育的初衷与模式来看,三者应是相互补充的,这于孩童受教育的年龄即可得知。学校是培养兼选拔人才之所,入学校读书者多在十三四岁,并要具备一定的文字基础,因此,入学之前的私塾教育自然必不可少。明清小说对入学年龄多有涉及,《巧联珠》中写:“但是父亲、先生做诗,他也便依题步韵,酬和几首,往往两个老诗人到不如他的。到了十六岁上,就进了学。”《鼓掌绝尘》中写:“陈府判对张秀道:‘老叔,我孩儿今年长成五岁,甚是顽劣,欲要请一个先生到衙里来教习他些书史。’”《女开科传》中也有:“果然才生五岁,聪颖异常,六七岁经书已晓,就喜吟诗作赋,十三岁进学,十六岁补禀,十七岁给赏一次。”孩童一般在五岁时开始私塾启蒙教育,这既符合年龄发展的特点,也为进入学校的正式教育作了准备,至十三四岁,或迟至十五六岁就可入学接受严格、规范、系统的教育了。私塾是学校教育的一个准备阶段,若无私塾教育,则不能具备接受深层知识的能力,因此,私塾有补充学校教育体制的重要作用,也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尤其当入学需要经过童试选拔时,私塾的重要性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书院与此二者不同,书院的设置与兴起一直具有极强的独立性,与学校等官学教育关系不大。书院多是硕儒文士的讲习之所,教育内容十分自由,如上述提及的讲理学、汉学或训练官音的书院,都未与学校有所关联。将书院纳入教育体系,是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与私塾不同,这种补充作用不与学校形成承继关系,而是单指知识体系,书院教育可以自由讲习学校中未讲或略讲的内容,可以体现当时的文学思潮、文学风气,这使古代教育体系更加全面、完备。

## 二、学校教育的科举化

受明清科举的影响,学校、私塾和书院的教育目的、方法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由相互补充逐渐趋向同一,形成了以科举为中心的应考教育。这一点在明清小说中涉及颇多,表现得极为明显。

学校之制,明清大致相同。科举选才是学校的功能之一,学校以培养人才为根本职能。明清小说提及学校时并非如此,它更多强调前者,即学校在科举中的作用,至于学校的课业内容和相关规制,如何培养人才都极少叙述。《石点头》中写道:“大凡初进学的秀才,广文先生每月要月考,课其文艺,申报宗师,这也是个旧例。其时候官教谕姓彭名祖寿,号古朋,就是仙游人,虽则贡士出身,为人却是大雅。”其中所说的月考,是学校各种考试中的一种,“课其文艺”的内容即科举考试的主试文体——八股文。《巧联珠》中也写:

只见家人来说:“学院老爷挂牌,先考吴县。”闻生只得带病入场,做完两篇文字,颇觉得意,头牌就出来了。闻公夫妇接着,问道:“身子不甚狼狈么?”又叫他念了个“破承起讲”。闻公道:“大意已见,论起理来,科举还该取得。”

小说谈及学校的考试时,只讲“破承起讲”、八股文章,对其他的考课形式和内容并不述写。这一特点在明清小说中几乎是一致的。如按史料记载则不然,仍以月考为例,《明史》中载:“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内科二道。”<sup>[1269]</sup>学校考试课业的样式繁多,绝非几篇八股文章可以囊括。但是,明清科举考试只重首场八股文,学校作为举子们的科举备考之所,也随之以八股文为主要考课内容,除此之外的治世实用之学、人伦日用之理就不详加研究了。《钦定八旗通志》中揭示了这一现象存在的根源:

谨案学校之制与选举相表里,后世选举与古异,故学校之教亦异。唐宋元明选举之法又微异,故学

校之教从而亦微异,大抵古司徒司乐论德论材,后世变而论文艺,文艺之,中唐以词章为主,而辅以经义,宋经义词章递相主辅,元明则经义为主,而辅以词章,延佑之六经兼采古注,洪武之三场沿为今体,其选举之法即学校之教矣。<sup>[5]1530</sup>

学校与科举关系密切,在明清科举社会中,学校不得不转变为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机构。明清小说中的叙述正是二者“相表里”的具体表现。

### 三、各类教育在科举制度下的合流

小说对私塾的描写是三种教育模式中最多的,无论家塾、义塾还是设帐授徒,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处处不离科举考试。凡入私塾的孩童目的十分明确,希望能够通过童试,得以入泮。《鼓掌绝尘》中的杜萼“随又延师讲读,……在杜翰林府中,整整读了三年,十岁时,果然垂髫入泮”。取中童试,得以入泮的目的,是私塾形成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最充分的理由。明清入学之前要经过童试,私塾教育的任务除了启蒙之外,就是准备应考童试,因此,它必须以考试的内容为教学内容。

明清小说提到私塾,极少谈及启蒙教育的作用,大多是涉及与科举相关的教学内容,或讲析《四书》、《五经》,或做八股破题,或做五言韵诗。《快心编》中李再思说其侄女:“家兄把他就像男儿一般,教他读书作文,六七岁时,便会做诗、做破承题,笔下了然明白。”《儒林外史》中的鲁小姐虽不是科举士子,但她幼年受到的私塾教育与举子相同,第十一回写道:

(鲁小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

鲁小姐的学习过程和内容是明清私塾的真实写照。它以科举考试为中心,从《四书》、《五经》、经书古文,到历科程墨、宗师考卷,从读书讲文到开笔破承,可谓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这种教育是否有益修身、学养不能一言概之,但对科举考试而言,一定是有所裨益的。《坚瓠丙集》“五岁能文”条,记翰林崔来凤子五岁,“聪慧善属对”<sup>[6]</sup>,任出一题目便可对一破题。《醒世姻缘传》中写程乐字教习狄希陈,“把那‘铁杵磨针’,《四书》上面也就认得了许多字;出一个‘雨过山增翠’,他也能对‘风来水作花’;出一个‘子见南子,子路不悦’的题,他也能破‘圣人慕少艾,贤者戒之在色焉’”。“破题”的训练在小说涉及私塾课时时出现得最多,它反映了私塾以教习八股破题为主的教學特点,也反映了科举童试的特点,一方面,科举考试只重首场,首场尤重破题。破题是八股文最重要的部分,它可以确立一篇文章的立意,从中看出举子对题目的理解是否正确,另一方面,童试中常出小题,目的就是考查应试者的思维能力,这种能力在破题中即可体现。

明清时期的书院教育变化很大。明初书院沿袭前朝,以讲论经籍为主,内容与科举相游离,随着科举的影响愈加强烈,各种教育模式都以为之为主导发生了转变,书院自也难免。明代中期开始,书院出现了与科举相联系的现象,明末更有“洞学科举”,可以举送生员直接参加乡试,功能与学校大同小异,虽然书院曾一度遭到限制和禁毁,这类与科举产生关联的书院受到的波及不大。至清代初年,统治者看到对书院因势利导的方法更优于禁毁,于是将书院与科举相联的教育模式全面推广,使书院以科举考试为核心,考课形式完全仿照学校,甚至还兼作考场。

明清小说对书院的描写并不多见,集中出现在清代中后期的小说中,这更能表明,书院发展至清代中叶,完全成为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机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继之与“我”的对话:

继之道:“说虽是如此说,你究竟是在那里作的。我记得你十三岁考书院,便常常取在五名前;”……我拆开来一看,却是钟山书院的课卷。我道:“只怕又是藩台委看的?”继之道:“正是。这是生卷(秀才的课卷),童卷(童生的课卷)是吕笙在那里看。”……继之道:“你只管定了甲乙,顺着叠起来,不要写上。等我看过再写就是了。”我道:“这倒使得。但不知几时要?这里又是多少卷?要取几名?”继之道:“这里共是八百多卷,大约取一百五十卷左右。佳卷若多,就多取几卷也使得。”

第七十三回又写道:

有一回,书院里官课(书院里每三月由官府出题考试一次),历城县亲自到院命题考试。……弥轩便和他商定,如取在第一,酬谢若干。取在五名前,酬谢若干;十名前又酬谢若干。商定之后,每月师课时(名目每月由院长出题考试),也勉强取了两回在十名之内,得过些酬谢。要想再取高些,又怕诸生不服。恰好这回遇了官课,照例当堂缴卷之后,汇送到衙门里,凭官评定甲乙的。

以上两段关于书院的叙述最为详细,反映了清代书院与科举完全结合的模式。这类书院与学校一样,首先,士子进入书院之前要经历考试。小说中讲“十三岁考书院”,《子不语》中记:“余甥韩宗琦,幼聪敏,五岁能读《离骚》诸书,十三岁举秀才。十四岁,杨制军观风,拔取超等,送入敷文书院。”小说相互印证,说明进入书院读书必须取得一定的资格,这一点与入学之前的童试制度相同。其次,考生入书院读书的年龄与入学年龄相仿,大多在十三四岁。第三,书院的考课形式与学校相同,每月定期考查,如学校之月考,由山长主持;另有由官府主持的官课,有如学校中宗师主持的岁、科考试。另外,明清学校考课分六等黜陟法,有廩、附、青、社等诸种奖惩,清代书院与之相似,也有分等之例,因此,小说中的肄业生想方设法寻求关节,希望考在前列。书院与学校不同的是:读书人在考取县、府试,未考取院试,没有入学的情况下称为“童生”,入学之后成为“生员”,在科名上是秀才;进入书院读书者,既有童生又有秀才,即小说中说到的“生卷”和“童卷”。

清末科举积弊严重,无论学校内的考课,还是童、乡、会试,作弊现象都十分频繁,小说中写到的书院考课也是如此。书院与科举从游离走向合一,其中的弊端不可避免,但不代表这完全是一种倒退,《清史稿》中记录对书院的赞赏:“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初于省会设之。世祖颁给帑金,风励天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秀异多出其中。高宗明诏奖劝,比于古者侯国之学。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鲜也。”<sup>[7][8]</sup>清代康熙年间的杨绳武在《钟山书院碑记》中也说:“数年以来,书院诸生或以乡会举,或以实学优行举,以及学使岁科、节使采风,大都得之书院者为多。”<sup>[8][9]</sup>不可否认,书院与学校一样,在培养和选拔人才上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 参考文献:

-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3]施鸿保.闽杂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 [4]鄂尔泰.八旗文经[M].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
- [5]李 洵,赵德贵,周毓芳.钦定八旗通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 [6]褚人获.坚瓠丙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 [7]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8]季啸风.中国书院词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 The Performance about Vicissitude of the Imperial Educate System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ovels

Wang Yuchao, Liu Mingkun

(Chinese Departmen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Relates the closest nothing better than education with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elects the talented person, the education fosters the talen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ducate in the prosperous suitable degree relies on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People's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dea and the manner. It had the corresponding reflection in the educatio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ducation system, learned from the official private study. It displays all from the education system to the education main body take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as core each condition. The school, the private school, the academy supplemented mutually originally the education system, develops gradually to grasp the taking an examination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dentical idea. All levels of education's system with implemented has formed the huge contrast.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s; education system; private school; school; academy;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